

第十五章 孩子们

被爱尔兰水手从青浦家乡的人贩子手里解救出来后，阿芳来到艾玛身边已经将近一年。作为贴身侍女，阿芳帮助艾玛应付各种需要中文的场合，从华人儿童收容所的中文启蒙教育，到市场上和华人商贩的讨价还价，她成为艾玛身边仅次于嬷嬷拉妮的帮手。和拉妮不同的是，阿芳从不挑大小姐（指艾玛）毛病，谨谨慎慎，做好大小姐交待的每一件事情。

几天前，艾玛听从高易的建议，辞退华人儿童收容所的两个佣人，由阿芳管理8岁以上的孩子，自行打理收容所的煮饭和打扫。清晨卯时一刻，阿芳就来到厨房，既是为了帮孩子们准备煮早饭的材料，更因为这天是她丈夫去世的忌日，需要悄悄祭祀亡灵。本来，信基督教后，大小姐曾告诉阿芳，这种祭祀是有违教规的，但是请教托玛斯牧师后，牧师认为华人的祭祀亡灵是一种礼仪，只要心中是向主耶稣而不是观音菩萨祈祷亡灵得救，就没有违背教规。

阿芳从纸扎冥器店，买来一套纸糊的楼房，摆在还没有升火的灶台前。习惯上点香烛的地方，她放上一本纸质粗糙的中文圣经。然后，她解下做饭的围单，叠起来，放在高低不平的青砖地上，双膝跪下，为亡灵和自己祈祷。因为公公和丈夫都死于非命，每次祭祀，她都祈祷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会有安乐的生活，纸糊的楼房就是请求主耶稣为他们所盖的居所。

夏日初显的阳光，透过厨房高端装有木栅栏的拱形窗户，静静地泻入，夹着早晨清泓的凉气，抚照阿芳由辫子改成的垂在耳边的发髻，她身穿玉白竹布衫，下面系着一条青裙，整齐的前刘海，罩着久离农田生活的白皙脸色。她的眼睛并不大，虽然失去了那种太平年

份少妇的知足光泽，却早已摆脱刚经历家破人亡时的失神呆滞，变得宁静和沉稳。

忽然传来一阵扑腾翅膀的声音。几十只带花斑的白鸽飞过窗口，挂在鸽身上的哨子发出灌满风的哨音，鸣吹器乐一般，由近而远，随风飘去。鸽子的哨音是阿芳现在和过去生活的唯一联系。阿芳的公公方秀才是养鸽好手，每天清晨也是这个时候，打开鸽笼，让红眼白鸽结队享受大自然不受干扰的天空。

阿芳刚来到华人儿童收容所时，处于完全陌生的环境，无处可以诉泄丧父亡夫失子的椎心痛苦，经常深夜流泪到天亮，心情像煮沸的滚水，闷在石锅里灼腾。收容所里有规律的生活，渐渐磨平痛苦的棱角，把她的痛苦埋向更深处，沸水冷却，心情变得像冬天里躺在薄冰底下的一泓死水。艾玛大小姐委托她启蒙华人儿童中文教育和生活管理的差事，却意外地融化薄冰，如晓风吹拂水面，浮起一阵涟漪，使她觉得儿童收容所不仅是一个寄托温饱的棲身之所，而是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激荡感觉的地方。这种感觉就是成就感，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出生以来首次体验到的。在方家，她也曾在方秀才主持的私塾里替公公监督学生完成书法作业，但在那里，她永远是学生眼里听凭方秀才使唤的书童式的“阿芳大姐”。只有在艾玛大小姐的儿童收容所里，她成了受人尊敬的“方教习”。那种看到年龄参差不齐的孩子们，在自己的教育下，摆脱目不识丁的可悲状态，得到大小姐的赞许所带来的兴奋和快感，汇成幸福的暖流，使她不再悲叹自己的命运，使她重新找到家的感觉，使她天天祈祷大小姐长寿。

跪着为公公和丈夫的亡灵祈祷完后，她把纸扎的冥屋塞入炉灶，重新系上做饭的围单。今天的早餐，除了平时的鸡蛋梗米粥和糍饭团，另外还要做芡实糕。芡实，俗称鸡头米，是长在青浦淀山湖里的睡莲科水生植物的果实，果实的外壳毛绒绒的长得像母鸡冠，剖开外壳，里面乳黄色的果实，比黄豆大，晒干后磨成粉，和糯米粉拌匀，蒸成糕，适合体虚的孩子食用。收容所里，有几个孩子早晨起来被子是湿的，阿芳决定用家乡的芡实糕做食疗，治好他们尿床的毛病。

磨成粉的芡实隔夜已经筛净杂质，以有经验的比列，和糯米粉湿糖拌匀成厚实的糕料，放在一口涂釉的陶土盆里。所谓湿糖，就是将绵白糖和开水搅和，加入两勺猪油，再搅和成浆状。下一步，就是将睡了一夜的糕料均匀有序地填入锡制的模子，上灶蒸熟。这些锡制的模子原先是嬷嬷拉妮烤制西式蛋糕用的，经阿芳向大小姐恳求后，拉妮爽气地将锡制模子移交给儿童收容所。不过，拉妮对用这些模子制成的赤豆糕，八珍糕，芡实糕没有丝毫兴趣。“中国蛋糕粘牙齿！”是拉妮撂下的评语。

遵照大小姐的指示，收容所里的煮饭，包括早餐，要由孩子们自理，阿芳决定把制作芡实糕从填模子这一步开始，交给信得过的几个孩子接手。收容所里四十几个孩子，基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阳光型的，永远开开心心，不记仇，不记过，好动，但是不长记性，常会犯已经告诫过的过失，然后毫无怨言地接受责骂，直到下次又重犯，对于这类孩子，阿芳接纳他们对煮饭打扫的热情参与，但是提心吊胆地监督他们，防范他们在任何时候闹笑出错；第二类是乖乖型的，永远安安份份，不犯错，听话，说一不二，但是他们缺乏主动精神，因为怕犯错，没有尝试新鲜任务的动力，对于这类孩子，阿芳觉得把打扫教室和厨房等比较机械的差事交给他们，比较合适；第三类是叛逆型的，永远不合作，撒谎，顶嘴，喜欢做禁止做的事情，比如偷吃天井里的枇杷，被发现后先是抵赖，然后还嘴说：“你晓得枇杷有多好吃吗？你一定没吃过吧。”对于这类孩子，阿芳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那怕他们主动提出担任打扫卧室的差事，阿芳也认定他们是冲着将要发布的奖励条例而来，尽管托玛斯牧师认为阿芳的这种想法是偏见。

收容所的前身是伦敦差遣会的一处旧教堂，厨房的窗户和门框上端都是西式的拱园型。厨房门外，越过天井，一边是简易的餐厅兼课堂，一边是用木板将教堂偏厅隔成的数间卧室。天井被太阳照遍一半，茂密的枇杷树结着黄澄澄的果实，从天井西边往上长，扶疏的树荫把天井的一半挡在阳光之外，把另一半墙边的粉红月季，在能照耀得到的阳光下，衬托得格外亮丽。餐厅浸在阴影里寂静无声，卧室那边已传来咕咕啾啾的讲话声和嘻笑声，

时而被飞旋回来的鸽子哨音盖没。

“方教习早安！”两位属于乖乖型的男孩，准时出现在厨房。他们穿着收容所发的蓝色土布长衫，白棉袜和黑布鞋，鞋跟拉得笔直，不像有些华人，把鞋跟踩平，布鞋当成拖鞋穿。

“早安！阿三，阿四，你们先生火，烧水，滚熟梗米粥。”

”是，方教习。“

接着，收容所里独有的两个女孩，笑声比人身，先到厨房。不用问，她们被阿芳归类为阳光型的孩子。

“三妹，芸芸，快帮我来填模。”阿芳把二十个制糕锡模撒在剁蔬菜的桌案上，然后取出三把大木勺，自己拿一把，给两个女孩一人一把。”你们看好我的样子，一齐做。”

阿芳用大木勺，从陶土盆里勺出厚粘的糕料，填入一个锡模，再用一把小木勺，将溢出锡模开口的多余糕料刮去，使锡模里的糕料刚好和锡模的开口顶端持平。两个女孩，看样学样，立刻上手，但是干起来并没有像看上去那么容易，要么是从陶土盆里一次勺出的糕料太多，造成锡模开口处多余的糕料远远超出小木勺能刮去的份量，不得不用另一柄大木勺来刮，要么是从陶土盆里勺出的糕料太少，填不满锡模，在锡模顶端形成难看的凹陷。三妹和芸芸，对自己创作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糕型，笑弯了腰，在阿芳的连连训斥中改进。当灶台上飘来新鲜梗米粥的香味时，陶土盆里的糕料已全部填入锡模。锡模分装在四层大蒸笼里，和每天必备的糍饭团一齐，由两个男孩抬上灶台蒸煮。此时的阿芳，额前已布满汗珠。

“加蛋花没有？”阿芳问男孩。

”还没有，方教习。“

”加蛋花，加两勺盐，切葱花。“

在儿童收容所的餐谱里，每天早餐供应两斤鸡蛋。为了使每个孩子能均匀地分享，

两斤鸡蛋全部打成蛋花，搅入梗米粥。每天，这个加入蛋花的动作，必须由阿芳下令，因为两位男孩是不会也不愿做这个决定的。

就在阿芳们忙碌打理早餐的同时，餐厅里响起孩子们的喧闹。餐厅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原先用作教堂礼拜的长排椅子，被一排排和长桌子相间的长板凳取代。原先属于教堂正厅的窗户，挂着层层半启的百页木片，把太阳光柱切成横条，整齐地印在地板上，或是在有桌椅的地方，被扭成曲尺般的宽带，这些宽带的阳光影子很快被高高低低的人影剪乱，收容所里四十几个孩子纷纷到来，互相打闹和挪动桌椅的声音，取代餐厅里的宁静。除了在厨房里帮阿芳煮早饭的三妹和芸芸外，收容所里全是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尽管艾玛和托玛斯牧师的努力，使收容所财政宽裕，伙食充沛，但是胃口奇好的孩子们还是在每餐前兴致十足地等待开饭。他们闪着饥星的眼光都盯着餐厅门口那八块垫砖。垫砖是用来从厨房抬来的任何滚烫的锅子。

就像戏剧开场时的序幕，三妹和芸芸首先合力提来一箩筐洗干净碗筷，餐厅里安静下来。

“喂，三妹，今天早饭有肉包子吗？”一个个头长得比年龄大的孩子问。

”有，不过你没份。“

”为什么？“

”因为你昨天又。。。偷吃枇杷。“三妹把”又“字拖得很长。

”我没偷。“

”不要赖，我亲眼看到的。“

”至少我今天没偷。“

”骗你的啦。今天又不过节，早饭怎么会有肉包子呢？“

餐厅里响起一片笑骂声。

阿三和阿四两个男孩，用一条扁担，把装满鸡蛋梗米粥的木桶，抬进来，放在四块垫

砖上，然后，回到厨房，用双手握住蒸笼底层伸出的木柄，把四层高的蒸笼，抬入餐厅，稳稳地放在垫砖上。阿芳解下围单，最后出现在门口。

“排队领饭，每人半块芡实糕，半块糍饭团，粥随意添，”阿芳向孩子们说。她站在热气腾腾的粥桶和糕笼前，看着四十几个孩子，排成一字长队，从箩筐里捡起碗筷，由三妹和芸芸分别夹给半块芡实糕和糍饭团，由阿三阿四勺粥。大部分的孩子拿着早餐回到座位，少数几个，包括那位昨天偷枇杷的大个孩子，迫不及待将芡实糕往嘴里送，被阿芳厉声阻止：

“现在不许吃！等祷告完再吃！听见没有，再吃罚站！”

大个孩子做个鬼脸，赶快把已到嘴里的一小口芡实糕吞下去，因为没有就粥一齐咽，坚实的糕料撑得他直仰脖子。

寻常的餐前感恩祷告结束后，阿芳还有事情要宣布。

“孩子们，我现在宣布，从明天起，对负责打扫卧室，餐厅，天井，厨房，和帮助洗菜煮饭的奖励条例，大家听清楚。”

刚要开动早餐的孩子们，听到“奖励”二字，都放下筷子或到嘴边的食物。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那怕是一丁点儿改善生活的途径，对他们来说，都是具有无比吸引力的大事。

“每天打扫卧室一次，包括扫地，擦床椅，清垃圾，七天后奖励吃糖果，一个月后奖励布鞋一双。

“每天打扫天井一次，包括浇花，扫树叶，剪树枝，七天后奖励吃糖果，一个月后奖励棉袜一双。

“每天餐后打扫餐厅，包括收拾碗筷，擦桌椅，扫地，七天后奖励吃糖果，一个月后奖励棉袜一双，布鞋一双，三个月后奖励红蓝铅笔一枝。

“每天厨房帮忙煮饭，包括洗菜，煮饭，洗碗，打扫厨房，七天后奖励吃糖果，一

个月后奖励棉袜一双，布鞋一双，三个月后奖励红蓝铅笔一枝，拍纸簿一本。“

”什么是拍纸簿？“有孩子轻声问。

”就是托玛斯牧师讲道时，用的那种纸本子。“

”方教习，打扫卧室时，可以不上课吗？“大个子孩子问。

”为什么不上课？”阿芳反问，感觉大个孩子的问题来意不善。

”大家都去上课，卧室里没有人，方便打扫。“

”不行！所有上述差事，都不能影响上课和听牧师讲道。打扫卧室，餐厅，天井的工作，如有人换班，一次最长做两个月。厨房工作，如有人换班，一次最长做三个月。“

”下课后，卧室里人很多，怎么打扫？“大个孩子不依不饶地问。

”课间休息时，大家在天井活动，卧室里人少，可以打扫。”

”下雨天呢？”

”下雨天，开饭的时候打扫卧室，厨房替你留饭。“阿芳保持耐心，不让大个孩子捣乱的企图得逞。”现在，大家吃饭。饭后，我还要宣布大小姐新的恩典。“

孩子们被奖励条例暂时压抑的胃里饿火，立刻重燃起来。嚼咬的嘎吧声，筷碗碰击声，唏唏吸粥声，离座前去添食的起落声，大木勺敲击桶壁搅匀粥桶里的蛋花和粥的搅拌声，此起彼伏，充满餐厅，直到蒸笼放空，粥桶见底。

孩子们纷纷将用完的碗筷放回箩筐，回座，交头接耳，渐渐静下来，目光递向阿芳。

阿芳要讲的大小姐的新恩典是有关收容所发给孩子们每个月的零花钱。即便收容所向孩子们提供衣食住行的一切费用，但是慷慨的艾玛大小姐觉得孩子们应该享有家长常给孩子的零花钱，这样他们才会觉得收容所像自己的家一样。

“孩子们，”阿芳边说边从斜开的衣襟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为了奖励大家自己做家务，从下礼拜开始，每人每周的零花钱，从一个铜板增加为两个铜板。。。。。”

哗啦啦一片鼓掌和叫好声，打断阿芳的讲话。阿芳等孩子们的情绪平息下来，继续

说：

“大家必须听话，守规矩，才能领到每个礼拜两个铜板。如果不守规矩，零花钱要罚掉。下面是写在这里的5条罚规：

”睡懒觉，起床不叠被，罚一个铜板。

”浪费粮食，罚一个铜板。

”无故逃课，罚一个铜板。

“偷吃东西，罚一个铜板。

”乱扔垃圾，罚一个铜板。听清楚了吗？”

”方教习，一个礼拜总共两个铜板，犯规三次，不够罚怎么办？”大个孩子再次发问。

”欠到下个礼拜，一齐罚。”

”天井里的枇杷熟了，掉在地上，捡来吃，算偷吃吗？”

”算。枇杷熟了，掉在地上，应该捡起来，送到厨房去。”

”刚好掉在我嘴里呢？”

”你。。。“阿芳一时答不上来。

孩子们哄堂大笑，捶桌子，蹬地板，三妹和芸芸两个女孩站在装满碗筷的箩筐后，笑弯了腰。大个孩子非常得意，享受自己造成的混乱场面。

阿芳脸涨得通红，不知如何收场。突然，孩子们的笑闹嘎然而止，眼睛注向阿芳的背后。阿芳转过身，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嬷嬷拉妮野象般的身躯出现在门口。

嬷嬷拉妮在收容所最初开张的时候，曾经帮厨房管理开饭。那时，谁调皮捣乱，谁的后脑就会挨上拉妮手握的木勺柄击。从拉妮比男孩的小腿还粗的臂膀来推测，挨击的份量是终身难忘的。

“艾玛小姐来了，在书房等你。”拉妮告诉阿芳。

”是，我马上去。“阿芳把手里的纸交给粥桶后的阿三，”罚规抄下来，每间卧室贴一张。”

然后，阿芳关照全体孩子们，回卧室复习昨天教他们的教义问答。看着孩子们散去，阿芳和拉妮，穿过天井，来到收容所的书房。

收容所的书房是原先牧师准备讲道做功课时的场所。现在，除去圣经和教义问答的课本，书柜里增加了中文的《三字经》，《千字文》等中文启蒙教材，和如何栽培花草，如何修理家具等中英文实用书籍。阿芳和拉妮走进书房时，艾玛正在翻看书桌上一份账本，里面有收容所一个月来的各种开销。

艾玛今天穿着白色连衣裙，腰系英国红纤细皮带，宝石耳环，红褐色的浓发往后拢成发髻，戴上一顶纺绸绢边平帽，小帽的边上插着一支洒银片的白羽毛。白色的麂皮鞋和手提包，提包用一条银带子收紧。

看到阿芳汗珠打湿的前留海，紧紧粘在额头上，艾玛笑道：“阿芳，快去换件衣服，我们要去领事法庭。”

“高大人今天又有案子？”阿芳换完衣服，登上双轮马车时，问艾玛。

”我也是刚知道的。“

然后，艾玛把高易通过伯顿医生喂鸦片的方法，帮助巡捕房让一个偷窃嫌疑犯开口的案子，约略地告诉阿芳。

”本来，这不是他的案子。刚好那天他去巡捕房办事，督察员拉姆斯博顿请他帮个忙，他就捲入了，高大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真担心，他会忙坏身体。阿芳，收容所辞退佣人后，一切顺利吗？“

”大小姐，在穷人家里，做家务是理所应当的。除了几个捣蛋鬼要看住他们，增发零用钱，打扫煮饭有奖励，孩子们高兴得很呢。“

”做家务的时候千万小心，不要伤到手脚。我没有辞退园丁，不想让孩子们现在就碰剪

刀，铲子。“

”大小姐，你多虑了。在乡下，男孩8岁就放牛割草。“

”孩子们既然这么能干，在收容所开办工艺课程的事可以开始了。现在，收容所里钱够花吗？”

在双轮马车面对面的座位上，艾玛根据刚才在书房阅览账本的记忆，和阿芳逐条核对从伙食，衣物，药品，到文具的各项开支，然后，她请阿芳做一份辞退佣人后的最新结帐，用来向艾玛和托玛斯牧师共同主持的收容所管理基金会汇报。在艾玛和阿芳讨论枯燥的数字时，坐在阿芳旁边的嬷嬷拉妮睡着了。

马车到达英国领事馆时，嬷嬷拉妮依然酣声如雷，艾玛没有唤醒她，单独和阿芳进入领事馆，在领事法庭的在旁听席上坐下。

按常理，今天要审理的是一件在租界经常发生的偷窃案，被告为华人，领事法庭只需做预审，判定嫌疑犯有罚款100银元以上的罪行，即送上海道台衙门处置。这样的案子，交给主持上海道台衙门联络事务的副领事阿拉巴斯特来处理就可以了，但是麦都思领事刚收到北京英国公使卜鲁斯爵士的训令，为了确保《天津条约》签定后形成的英中邦谊友好的势头，租界内凡涉及洋人告华人的案件，务必遵守《五口通商章程》的第13款“候领事官先行查察，勉力劝息，使不成讼。”所以，他决定自己当庭长，副领事阿拉巴斯特和马克汉当陪审员，以免年少气盛的阿拉巴斯特，小事化大，得罪特爱面子的上海道台黄芳大人。

原告席上坐着大英自来火房的工头，一个40来岁血色旺盛的威尔士人，矿工出身，为了出庭，穿着整套西装，浆洗笔挺的白领口，裹住他公牛般粗壮的脖子，很别扭，显然他是难得穿得这么正规的。

被告席上坐着那位数天前被自来火房工头抓来巡捕房的嫌疑犯。开庭前，伯顿医生又带他去柯宽克路那家潮州人开的“益寿阁鸦片膏店”喂过两筒鸦片，使他能神志正常地出

庭。他的脸颊依然凹陷，但是已恢复红润，头发胡须被巡捕房整理干净，不再满脸鼻涕眼屎，乌黑的双眼邪气毕露，骨溜溜地打量法庭里的一切，就像一头老鼠到了陌生的地盘那么警觉和恐惧。与他同时被抓的孩子，因为年令远远未达法定受审年龄，暂时安排坐在证人席的第一排，5岁的他因为个子小，坐在后排的人根本看不到他的存在。

乔治高易和巡捕房督察员拉姆斯博顿也坐在证人席的第一排。因为嫌疑犯不是巡捕房抓捕的，所以他们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坐在三排后面旁听席上的艾玛看到乔治被汗迹微微染黄的衬衫领口，知道他忙得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

法庭书记准时摇铃开庭。

“请大英自来火房的布朗先生陈情，”庭长麦都思站起来向原告说。

“谢谢庭长，”工头种气十足地开腔：“三天前，我带工人在苏州路北端铺煤气管。晚上，下班后，我发现少了一把测量铺设管道直度的测量仪，就独自一人回工地去找。我拿着手提灯回到工地，发现四五个华人沿着挖开的路面，正在把已经埋下的煤气管子，从地面下往地面上一节一节拖，已经拖出来的管子，堆在一辆小车上。我大吼‘抓贼！’向他们冲过去。这些华人向各个方向逃散，我只抓住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这是赤裸裸的盗窃行为，我代表大英自来火房，要求法庭严惩小偷，金钱赔偿被破坏的煤气管道。”

“布朗先生，你能在这间屋子里向本庭指认那天晚上你抓住的那个华人吗？”庭长问。

“就是他！”工头指着被告。

“请被告起立，”庭长确定原告的陈情已经结束，用中文转向被告。

被告站立起来。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只是因为鸦片成瘾，所以坐下时，弯腰曲背像头对虾。

在对法庭书记起誓时，高易听清他的名字叫“朱贯三”。

“朱先生，你对大英自来火房的指控，如何回应？”

“洋大人，我没偷东西，我是个过路人，他们抓错人了。”

”撒谎！“自来火房的工头听完英文翻译，咆哮起来。

”布朗先生，请保持安静。轮到你的时候再说话，谢谢。“庭长告诫原告，然后对华人被告说：”朱先生，请你告诉本庭三天前的晚上，你在苏州路北端吗？“

”在。“

”那么，你是怎么会跟大英自来火房的布朗先生扭架的呢？“

”洋大人，三天前的晚上，我路过苏州路北端的时候，看到这个洋人大呼小叫正在追赶几个华人，我以为此事与我无关，照样走我的路，想不到被这个洋人扭住，他力气大，我脱不了身，就被抓到巡捕房来了，冤枉哪！“

陪审官阿拉巴斯特向庭长麦都思耳语。庭长会意地点点头，告诫被告：

“朱先生，我要提请你注意，刚才你向本庭宣过誓不说谎话。如果你确实没有偷窃自来火房的财物，本庭会还你清白。如果你偷了他们的财物，撒谎否认，是要罪加一等的，你明白吗？现在改口还来得及，你明白吗？”

“明白。”

“请坐，朱先生。”庭长再次转向原告：“布朗先生，被告否认偷窃贵公司的财物，除了你亲眼目睹原告在作案现场之外，你能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参与偷窃吗？”

“证据？有！请庭长阁下向巡捕房要。”工头解松领带的结，粗声回答。

“拉姆斯博顿先生，巡捕房有这方面的证据吗？”庭长问督察员。

”庭长阁下，这是三天前，原告押送被告到达巡捕房时，巡捕房从原告所背的皮袋里搜出的东西。“督察员起身，走到庭长的桌前，放下一包用绿绸手巾裹着的東西。

麦都思打开手巾包，包里是8枚又粗又长的铆钉，铆钉上油腻的机油，浸透到绿绸手巾的外面。

”布朗先生，你指的是这种钉子？“麦都思举起1枚铆钉问原告。

”是的，这些铆钉是自来火房专门用来联接一段一段煤气管子的。埋在地下，没有专门的工具拆下，不可能从地下跑到街面上来。”

”朱先生，你对从你皮袋里发现的这些钉子作何解释？”

原告的嘴唇在嚅动，没有说话。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

”钉子。。。是这个小孩子塞进我皮袋里的。”原告指着证人席上的小孩说。

旁听席上有人站起来，搜寻坐在证人席上小孩的身影。小孩温柔安静，可能是备受惊吓，显得无精打采。

”原告布朗先生，当时你看到这个小孩有什么不法行为吗？”

”没有。”

”那你怎么把他抓来了？”

”因为看到这个小孩子跟大人一齐跑，所以把他抓来了。小孩跑得慢嘛。实际上，这么粗这么长的铆钉，小孩子合拢手掌握住一根都很艰难，更不要说把一整包塞到别人的袋子里去。”

”朱先生，现在你对袋子里的这些钉子作何解释？我必须再次提请你注意，撒谎是要罪加一等的。证据对你很不利，你现在改口还来得及。”

被告脸色如土，鸦片吊起来的红润消失得干干净净，身体在发抖，看着他的瞬间变化，坐在证人席上的高易以为他的鸦片瘾就要发作。

”钉子。。。是。。。我偷的，洋大人开恩。”被告终于放弃抵赖。

”这个孩子是谁？”麦都思看了一下陪审员马克汉递来的纸条后问。

”我头儿买来的。”

”你的头儿是谁？”

”虹口唐耶叔。”

然后，被告告诉法庭，他是唐耶叔黑社会集团的成员。唐耶叔买来的这个孩子，

曾经企图逃跑，为了看住孩子，头儿外出作案都带着他。

”孩子是何时何地买来的？”庭长严肃地问。

”去年7月，青浦。”

”农历还是洋历？”

”农历。”

旁听席上，一个念头像晴天霹雳向阿芳袭来，使她心跳瞬间加快，从胸腔直往上涌，脸色涨得通红，天旋地转，倒靠在艾玛肩上。。。

“天哪，阿芳，阿芳，醒醒，”艾玛从手提袋里掏出一瓶嗅盐，“是不是太热了？”

法庭里一片喧哗，法庭书记摇铃，审讯暂停。戴白色软木帽盔的印度法警把阿芳从旁听座，抱到透入微风的百叶窗边。艾玛把嗅盐洒在手帕上，展开手帕当扇子，在阿芳脸上来回煽动，直到后者的眼睛微微睁开。

”大小姐，”阿芳用非常细弱但异常清晰的声音开口：“这孩子。。。是我的儿子。”